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八六八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執行部發表第十五號公報
馬張周將赴華北視察
執行部鄭葉羅三委員將隨行

▲北平二十六日電　調處執行部頃發表公報第十五號，內稱：以協助促進一月十日停戰協定精神之三人軍事小組張治中，周恩來，馬歇爾三氏，即將抵此，赴華北各地視察。截至今晨為止，他們自渝抵此的日期，尚未確定。張，周，馬三將軍及其參謀人員抵平時，將由此間國共官員及調處執行人員所組織歡迎委員會，在機場上迎候。三人小組視察之行程，雖尚未確定，但預料將赴延安，張家口，新鄉，太原，徐州，因各該地區派有調處執行部之流動小組也。同時三人小組並將赴延安一行，行程以五日為期。各流動小組均已接獲三人小組視察的報告。據此間所獲之消息，當地官員及民眾，均在恭候小組之蒞臨，予以盛大歡迎。此次赴各處視察之人員，除周張馬三將軍外，並有鄭介民，葉劍英，羅柏遜，及中外記者多人（美新聞處）

文化界人士百餘人發表
為較場口血案告國人書

地方法院明日開庭
劉野樵誣告李公樸等
李氏等已聘史良等律師辯護

▲本市消息　二月十日較場口血案被暴徒毆打受傷之李公樸、章乃器、施復亮及陶行知、朱學範等反被毒案行兇之劉野樵等控告於重慶地方法院。日前李氏等已接到法院傳票，通知二十八日上午九時到庭開審，聞李氏等已延聘史良等大律師出庭辯護云。

張莘夫等被害案
蘇軍正設法偵捕兇犯
政府再電董彥平向蘇軍交涉

▲本市消息　據官方宣佈，關於派往撫順接收工礦特派員張莘夫等被害一案，曾經東北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以書面向駐東北蘇軍司令部參謀長特羅曾科中將交涉，請其派員徹查，並偵緝兇犯。蘇軍已採取一切辦法，並偵察及逮捕兇犯。現我政府對於此事特別重視，已再電令董副參謀長迅向蘇軍司令部交涉，使此案得力人員至出事地點徹查被害情形及行兇主犯，以明真相及責任。（中央社）

中政校等廿七校學生
八千多人昨天遊行

▲本市消息　首都學生八千多人，為東北問題昨日上午十一時在較場口集合，舉行示威遊行。計到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大學、邊疆學校、市師範、廣益中學、文德女中等二十七單位。十二時由較場口出發，經林森路、小什字街，貼標語發宣言，並高呼口號。遊經林森路、民族路、民生路、中三路、至兩路口公園後分散。遊行至中三路並由各校推代表三十多人至國民政府請願，適吳文官長不在，由文官處長許靜芝接見，答應為他們轉達。並將二十五日蔣主席在國府紀念週上所講的最後三點向大家轉述，對青年學生的愛國熱誠，深表贊揚，但希望不可有偏激的情感，更不要超出應有的範圍。否則會徒增國家的困難。（H）

社論
悼張莘夫先生

張莘夫先生等七人之死，引起全國的悲憤。張先生死得太可惜，太慘了！

張莘夫先生是終身從事工鑛事業的專家，他有豐富的學識經驗……

侯外廬闡寶航講演
在現代婦女社座談會上
闡述當前有關東北各問題　主張採取協商辦法來解決

京滬杭蓉穗鄂贛各地
電訊人員相繼發動怠工
因生活困難請求改善待遇

▲杭州二十五日電　滬京杭名地電信員工，因要求改善待遇，致引起全面性之怠工，現仍在繼續中，本市電局全體員工，亦因生活壓迫，繼起響應。並代表搭本日早車赴滬，出席會議。（中央社）

▲成都二十五日電　成都電信局職員以生活高昂，要求改善待遇，明午前如無滿意答覆，決自午十二時起怠工，除軍政、新聞電報話外，概不拍發接線。（中央社）

▲南昌二十三日電　郵電政員工響應滬局要求與郵政局同等待遇，此間二十二日起停收商電，軍政電照常收發。（中央社）

張莘夫追悼會
三月四日舉行

▲本市消息　張莘夫先生等為國殉職後，陪都各界召開陪都各界追悼張莘夫先生等七烈士殉職大會第一次籌備會。決議：追悼大會原訂二月二十八日在較場口舉行，現改訂於三月四日上午九時改假青年館舉行。（中央社）

黃遠峰少將專機飛魯
督導恢復交通工作
解放區內鐵路多處已通車

廣州四雜誌痛切呼籲
請求制止摧殘言論
抗議市社會局違法亂紀行為

瀋陽蘇軍司令
招待外記者

北平十一戰區長官部
逮捕張市寓平商人
現款一千多萬元被沒收

國府褒揚
李烈鈞葉楚傖

英美記者
九人抵長春

一大怪事！



西班牙共和政府照會英國 要求同佛朗哥絕交

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抗議佛朗哥處死愛國份子，並電中國解放區婦聯會，要求援助。

▲倫敦二十五日電　關於佛朗哥處死共和份子十人的事，西班牙流亡共和國政府公使伊桑的，特向英國外交部致送照會，要求英國政府和佛朗哥斷絕關係，以防止殺害事件繼續發生。伊桑的對記者說，關於共和份子被處死是和摩洛哥軍隊到境內西班牙同時發生這一事實，「英國政府必須改變對西班牙的政策。如果某些歐洲的國家與佛朗哥斷絕了關係，而且承認了共和政府，佛朗哥就決不敢殺害這些共和份子的」。（塔斯社）

▲巴黎二十六日電　法左翼人士對政府加強壓力，要求同西班牙政府絕交。又鐵路工人聯盟，命令工人停止法國邊境到西境的鐵路交通時，西班牙大使館周圍法警衛隊也增加了；鐵路工人聯盟發表命令前，曾和商船員工，船塢運輸工人聯盟會商，並發表聲明說：各工會正研討停止法西斯間的交通，作為對西班牙上週處決共和黨人十名的抗議。法政府沒有能立即採取報復，只增長法西斯西班牙人物的兇焰而已。（合衆社）

▲巴黎二十五日電　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對佛朗哥殺害西班牙愛國份子一事，已發表抗議，表示團結在聯盟中的八千一百萬婦女的公憤。（塔斯社）

▲本報特訊　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二十二日電中國解放區婦聯會，要求援助被佛朗哥判處死刑的三個婦女領袖。電文如下：為了拯救三位被佛朗哥在馬德里判處死刑的婦女領袖——吳雪梅、多琪建爾（二位為工人）、希拉（職業研究所工作人員，出席上次國際婦女代表大會代表），我們正在發動大運動，我們希望你們能動員所有的團體、個人、以及婦女組織，打電報向馬德里西班牙外交部長亞特若抗議，要求你們政府干涉，並發動輿論制裁，向西班牙大使抗議。

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　巴黎二月二十二日

▲華盛頓廿六日電　美國務院現否認英國擬有覺同西班牙臨時政府的備忘錄說，國務院對此毫無所悉。（路透社）

蘇報評英國外交政策 表現着反民主性質

▲莫斯科廿五日電　真理報國際觀察家著文說，聯合國第一屆大會的結束，正如所預期的，在外國報界「大受歡迎」。而在外國報紙評論的十分混雜的大合唱中，一些英國報紙，尤其是每日郵報、觀察家報、每日先鋒報、論壇報，頗予特別讚美，它們負起了特別的任務，要救出於在安全理事會中的發言已陷於無人羨的境地中的貝文先生。但容易明白，貝文先生的發言，已使不列顛政府[illegible]的地位似乎不堪了。那麼，英國的評論家們怎樣來解決他們的鄭重任務呢？

安全理事會，大家知道，曾考慮過希臘、印度尼西亞、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問題。然而，每日先鋒報外交觀察家艾康爾在公開談論中說，一般說來：「這些問題一般並沒有現實的價值，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已從現實的地方移入空想的領域」。每日先鋒報的這位「現實政治家」就這樣了解他的任務，使他們不要去注意希臘、印度尼西亞、敘利亞及黎巴嫩各地尖銳而緊張的局勢。

蘇聯代表們的發言，已對全世界人士把真理揭露出來。希臘、印度尼西亞、敘利亞及黎巴嫩，民族的獨立性實際上已被剝奪了。這是外國武裝力量——英軍無理駐紮的結果，在敘利亞和黎巴嫩也有法軍。在安全理事會中[illegible]

的結果是十分明確地表示貝文先生所維護的政策，偏重表現着反民主的性質。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若干左派人士已承認這一點，就是工黨左派人士也承認。例如，工黨的齊利雅斯，在最近所著一文中，評英國政策「太保守了」，強調說：在印度尼西亞「使用英軍的錯誤使我們在世界的聲譽」，「[illegible]必須立刻變更。保守黨「勞動者」雜誌，引用結論說：「貝文本人也陷入這些錯誤，他竟以全世界反對英國的姿態出現了」。貝文的「精神上的勝利」，就是這副形象，而實際上，這是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失敗。（塔斯社）

二屆安全理事會 下月在紐約舉行

經社理事會將主持貿易會議

▲紐約二十五日電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定三月二十五日在紐約舉行。關於理事會的合適住處問題，現已解決，將由紐約市長歐威爾指定亨特學院的體育館房屋，供理事會應用，共有大型體育館一間，較小型的體育館一間，其他辦公室四間，亨特學院，前曾租給美海軍作訓練海軍婦女輔助隊的中心訓練處。（中央社）

▲紐約二十五日電　據美商協會所刊行的簡報協合新聞說：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將主持美國所發議召開的十五國家初步貿易會議，而依據美國國務院的國際貿易協定事宜。該會議規定於這次聯合國大會中議定的，這會議是月後舉行的國際貿易會議的準備委員會，捷克、智利、黎巴嫩三國也可能加入。復興歐洲戰爭與區事宜，也將列為經濟社會理事會下次會議的主要工作。[illegible]

節下：㊀組大世界銀行的貸款力，㊁組大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財政來源和工作範圍，㊂要求主要生產國家把工業和運輸產品的剩餘配備一部份，配給災區。（中央社）

遠東委員會 昨開首次會議

▲華盛頓二十五日電　美國外交政策觀察家主席和最近視察日本歸來的前遠東顧問委員會主席麥克科[illegible]

小時，將被選爲新遠東委員會主席。遠東委員會將於明日在前日本大使館內開始籌組，先由國務卿貝爾納斯致歡迎詞。這十一國所組的遠東委員會，將選選若干官員，聽取視察日本的報告。委員會對於若干問題，包括日皇裕仁是否列爲戰犯等，將提出建議，并將討論日本戰犯的審判日期和細則，日本未來的經濟，日本軍民的遣回祖國，以及日本人民按照民主途徑的再教育等事項。被推舉的主席，將分別委派若干小組委員會，以便從事委員會的各項工作。委員會每月僅擬召開兩次或三次會議。蘇聯代表在其駐美大使葛羅米柯缺席時，由諾維科夫出席，法國則由前駐日大使納齊雅出席，其他各國都分別由駐美大使出席。（合衆社）

蘇國防部改武裝力量部 斯大林任部長

兼陸海空軍最高統帥

▲莫斯科二十五日電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定：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國防人民委員部，改組爲武裝力量人民委員部，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所有一切武裝力量——陸軍、空軍和海軍，都統一在一個人民委員部中。主席團又決定：依照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關於成立武裝力量人民委員部的決定，解散海軍人民委員部。

另照已經公佈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決定：任命蘇聯大元帥約瑟夫·斯大林，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武裝力量人民委員部部長，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武裝力量最高總司令。（塔斯社）

鮑萊任海次案 遭美參院否決

▲華盛頓二十六日電　美國會方面消息：美共和[illegible]

日政府任命二無任所大臣

▲東京二十六日電　日內閣今天午後正式宣佈，任命內閣書記官長楢橋和法制局長官石黑爲無任所大臣，除此項任命外，日內閣沒有其他變動。宮內今天午後舉行儀式，由日皇正式宣佈上項任命。（中央社）

日本共產黨全國大會 提出當前政治主張

廢止天皇制，肅清戰犯，沒收貴族土地，清理獨佔資本，解放婦女封建束縛。

▲東京二十五日電　日本共產黨已正式要求廢除日本的天皇制，而代以人民民主政府以及一院制的國會。這項要求列載在日本共產黨第五屆全國大會所通過的聲明內。該聲明說：皇室問題應在人民政府成立後，由人民投票表決。黨綱要追究日皇對戰爭應負的責任，並主張：㊀肅清所有戰犯以及身任政治、經濟、社會方面要職而侵犯人民權利的人士；㊁沒收日皇、貴族所擁有的廣大地產、寺院的土地以及各種神社、寺院的土地，應分配給農民；㊂所有戰犯[illegible]；㊃清理獨佔資本；㊄設立最低工資制；㊅設立每日工作七小時制；㊆解放日本婦女所受的封建束縛等。昨天，志賀義雄被選爲大會的第一天主席，他說：該黨在去年十二月時僅有黨員一千二百人，但現已增加近六倍，計六千八百人。（合衆社）

印馬德拉斯 又起反英運動

▲孟買二十五日電　印度當局已恢復孟買秩序，但印度東海岸的馬德拉斯又有反英運動發生。據馬德拉斯電，該埠居民數千人，繼續昨天的行動，阻止開往該市或從該市開出的火車。昨天示威遊行時，有七青年斃命，數人受傷。（合衆社）

中華青年自由聯盟等四團體 致函本報慰問受傷人員

▲本市消息　各界對較場口血案和本報營業部被搗毀的慘案，仍紛紛致函來，其中有中華青年自由聯盟，中國民主憲政促進會，中外出版社，中華論壇之友等團體，現將以上四件，披露於後：

中華青年自由聯盟

本月二十二日，萬餘流氓特務利用學生遊行機會，假借學生與市民的名義，搗毀貴報，這種卑鄙的行為，使我們憤慨萬分。先生，全中國人民都知道他們這種卑污而無人性的舉動底下的陰謀是什麼，這是企圖把中國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凡爲人民自由的[illegible]、打民主報和貴報，就是反對民主，發動內戰和國際戰爭的卑劣行動。你們既是爲中國的人民，大衆，神聖與中國的人民，一定要你們復仇。我們悲憤懇切的心情，說不出更多的話，除致上此函向諸先生致衷誠的慰問和致崇高的敬意外，我們更要堅定有力的爲建設自由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

中華青年自由聯盟啟

中國民主憲政促進會

蒙原君、譽民、佑生先生及其他受傷各先生：

當政協會議圓滿閉幕，民主潮流日漸高漲的時候，反動的法西斯暴徒，膽敢於本身之月滋擾騷，遂不惜倒行逆施，變本加厲，[illegible]

中外出版社

上海，重慶，北平，漢口，中外出版社全體同人，以沉痛的心情和最大的敬意，向貴報負傷的民主戰士致誠懇的慰問。他們得逞了，他們勝利了，但他們勝利得太早了，他們的得意並不太好。民主的太陽始終要升起的[illegible]，他們便會無地藏身了。

本上法幣壹萬元，做為負傷戰士的醫藥費。錢是太少了，但我們相信人民是站在你們的後面，你們不是孤立無援的。援助會來自四面八方。

貴報營業部已全部被毀，敝社願爲平價代版書刊。

馬寅初曹靖華

▲本市消息　馬寅初、曹靖華二先生，昨派慰問本報受傷同志，並託市民醫院慰問本報受傷同志，曹伯韓先生也派專人前去慰問。（軍）

中華論壇之友社

新華日報諸位受傷的朋友們：

上海、重慶、北平、漢口中外出版社全體同人謹致慰問。

此次貴報營業部之被搗毀，諸位之被毆傷，實一連串的有計劃的[illegible]暴行較場口血案的擴大。當常陪都，觀行燒出，致令聞之，深爲憤慨！謹推舉代表，敬致慰問之忱，並祝早復康健，祈繼續爲民主和平事業而努力。敬候

中國民主憲政促進會敬啓

此次貴報營業部之被搗毀，貴報同人之被毆傷，諸實自愛，仍乞鑑察，此項欠款，以誠意補損失，無比憤忱，敬祈勿却。

你們這次受毆傷的侮辱，就是給全體民主戰士打了一大強心針，也給人民更加認識了少數反民主陰謀的陰謀與卑劣。時代進到今天，已是人民世紀，正是人民翻身的日子了！人民所最愛護[illegible]

美罷工進入第三期

政府沒有完滿解決辦法，保守份子企圖暗害工會。

▲紐約二十五日電　政府提高工資和物價的新方案，並未能使工人安心，或是穩定法蘭化現年們的立場，大規模的罷工潮中，祇解決了一件，而在名義上說是罷工……有所影響。其他在汽車工業、電氣工業、和農業機器製造工業方面的罷工，仍在進行中。美國的報紙報導，在關於提高工資的長久而毫無結果的談判後，爆發了更多的罷工與衝突。紐約勞工……界近……說：工人與雇主之間第三期的鬥爭，正在進行中。第一期的鬥爭是以提高工資的要求開始，而以若干大工業中的罷工風潮結束的。第二期的罷工運動，是以政府修正工資物價政策結束的。現在第三期已經開始。這一期一部份已經轉移到國會議院，而且釀成了一種想以法律來暗中破壞勞工會的企圖。該報指出，保守的參議員都集合在共和黨參議員摩爾（俄克拉何馬州）的周圍，他們提出過幾個法案，主張在集體協定中不得列入關於廣泛雇用職工會會員的條款。（塔斯社）

遠訪華團同來

我訪暹團回國

▲曼谷二十五日電　李鐵錚率領下的我國訪暹代[illegible]

廢止現行匯率 開放外匯市場

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

▲本市消息　二十五日上午，國防最高委員會開會時，宋院長子文臨時提出開放外國市場案，將現行官價外匯匯率予以廢止，並規定中央銀行應按照市面情形，隨時供應給或收買外匯，以資調節，而防過度之波動，該案當經通過。（中央社）

來函照登

編者先生：

今天貴報副刊所載林民君「愛國大遊行前後真象」一文，據我所知，多與事實不符。如所謂「工友不去要和五千塊錢」「我沒不去要扣兩個月薪水」，為屬無中生有。同學方面確有不去的要開除兩個月講閱的決議，但至今並未強迫執行。林君所謂各節，恐係依照道聽途說，非但有污學府尊嚴，且有損貴報在同學中之信譽。我以參加遊行之一份子的名義，要求貴報立予更正為荷，即頌

撰安

何非實　二月廿六日

市聞

△渝市時調社作者，近組織時歌社，發行時歌半月刊，第一期即將出版，內容充實，執筆者有柳倩、王亞平、安娥、沙鷗、戈茅、徐遲等作家。

呼籲還鄉、工作、治療

榮譽軍人互助社 昨天招待新聞界

張國勳、沈天霖等指出：只有在民主政治下，榮軍才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和保障。

▲本市消息　昨日下午二時，榮譽軍人互助社假中蘇文化協會招待新聞界，報告該社現在情況和他們的願望，他們如何在非常薄弱的基金條件下，很艱苦地維持着。已聯絡了二千多各地榮譽軍人，出了一個榮譽軍人的刊物「戰友」，銷行很廣，還有很多人沒有看到，可是他們現在仍然有好多人流落在街頭，也有許多榮軍要做事做不了，他們呼籲政府和社會人士給他們以援助，他們現在最迫切的問題是復員回家，工作、學習、治療，以及他們互助事業的擴大。會中有總務、榮軍聯業協導會胡繼三、軍醫署軍醫司長、利他社沈天霖、軍政部榮軍局局長張國勳及張西曼教授等講話，對於榮軍都表同情，認爲榮軍的確需要各方面的幫助，張西曼教授特別提到只有在民主政治下，榮軍才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和保障。會上各來賓踴躍，都很熱烈，當即有軍政部榮軍局局長張國勳捐款四萬元（他也是榮譽軍人），和他社沈大霖捐款一萬元，並介紹榮軍登記者有關捐附榮軍者，外埠可由大公報、新民報、民主報轉，本市直接寄重慶鄒容路七十九號榮軍互助社即可。（日）

滬二十雜誌上書蔣主席 要求嚴辦較場口兇手

▲上海通訊　本市民主週報、新文化、文萃、綜合、人人週刊、生活知識、文章、文藝春秋、月刊、世界知識、文匯週報、麥籽、民主與自由、時代學生、青年知識、文聯、復興、中原、文學、經濟週報等二十雜誌，對於陪都較場口血案，認爲暴徒圖謀心陷測，深表義憤，民主團結，要求蔣主席，要求嚴辦兇手，借中說：「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軍警、憲兵面前的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持械提棒的「凶器」，且數目衆多的暴徒出現，毆打國家優秀份子，即使非政府所主使，但政府總應對這個事件負責。暴徒在主席剛剛宣佈四項諾言不久之後，竟有這種蔑視的行爲，分明是蔑視領袖，目無法紀。我們要求政府趕快逮捕兇手，加以嚴懲，受傷者醫藥費用，應由政府供給。最後請政府立即實行四項諾言，並立即取消特務，以慰民望，以平公憤」。

「你們的創傷，更堅定我們奮鬥的決心！」

聽到貴社被搗毀，你們被特務毆傷的消息，我們極憤而難受。血啊，人民的血，民主的血啊！……但是，卑鄙的反動派，將用「東北問題」的藉口，來掩蓋在「較場口」所造成的罪惡，來轉移全國人民要求實現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目標；來挑起反人民的國際戰爭，這些，我們都看得很清楚。

我們更知道：就是，也許能收到一時的成功，但終於會被揭穿！真理只有一個！更不是打得倒的！

你們的創傷，更堅定了我們奮鬥的決心！

這裏，獻上醫藥費一萬五千五百元，並表示慰問的敬意。多難的戰士們，爲着多難的祖國，好好地休養吧。人民永遠跟隨着你們！

一羣郵工

爲羣衆申訴

新華日報營業部被暴徒搗毀，職員慘遭毒打。對於這件事情發生的背景以及究竟是一些什麼人幹的，每一個善良的中國人都會明白，而且只要正義不滅，也都會感到不平的憤怒與悲痛。當天，暴徒行[illegible]，輿論界起來督促政府，有效阻止此種反民主的逆流。

殷卓
同樂　揚白文
代恢　來芸　林文耕
胡光　尤民　任民德
仲能　劉學　章
史琳　駿憤　呂敬
李雲
二十三日

對頑固份子 憤怒！憎恨！

你們是時代的先進，中國民主自由奮鬥的前哨，當爲我們工人申張正義，直言不諱。我們抱着無限的欣慰和崇敬。這一次我們實報被特務暴徒搗毀，我們對這些反民主，反人民，反政協成功的頑固份子，十二萬分的憤怒和憎恨，誓作先生後盾。

任穎鍾等火廿人簽名　雲章（略）

你們不孤獨 人民是後台

貴報從抗戰開始，始終不屈不撓，不畏強暴，滿腔熱血，可……頭子比希特勒還狠毒，你們是忠貞的民主鬥士，因爲你們既強且堅在最前哨，你們是光榮的！

我們中學教員　張翼　孫濤　陳明

貴報從事偵緝有計劃的暴徒搗毀和兇毆員工的事件，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也是較場口事件的繼續。這種對於人民的生命財產毫無保障，就使人更爲憤怒。

上海新五千元，并致最熱切的慰問之忱！　水　真

引起人民憤怒

反動份子的罪行

昨天從柏溪來到重慶，看到民生路貴報營業部被反動份子搗亂的情形，萬分憤慨！

他們企圖搗毀報館，直至使報紙不能出版，同樣罪行所引起人民的反感與憤怒，實在比報紙的影響還大，我們也感謝他們在替自己做反宣傳。

一個人（黃至一個黨一個派）的勢力，建築在流氓地痞身上，豈能有前途嗎？！我希望這些反動份子們也好好的想想自己將來的下場。

貴報一向是人民的喉舌，是由誠的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號角，而爲中國人民所一向愛護的，因此，因大事件，就不只是反動份子對於民主力量的摧殘，也就是對中國廣大民主運動的摧殘。

你們是不孤獨的，廣大的人民是你們的後台，我們誓爲你們的後援，爲民主而奮鬥，給予反動派以無情的打擊，並要求政府嚴懲暴徒及其主使者。我們誠對你們致熱烈的慰問，並從上法幣一萬元，以表微忱。

讀者　周謹　黃克平　陳若希　蔡一之

真摯的聲音 熱切的援助

我是當場看見的一個人，這樣，我要爲羣衆申訴——搗毀新華日報的，絕不是羣衆，而是那些反動派特務爪牙，依照民生的精神公僕、管佑民誰生的，也絕不是羣衆而是那些法西斯份子。中國人民羣衆終將要和平民主，因而力的人民的號角。要，惟，在羣衆的心裏是有數的。中國人民羣衆受冤屈，被誣陷，遭遇打的歷史是太長了，因而也最懂得是非黑白，最要好公理正義。捏造謊言，是掩不盡天下人耳目的！

從滄白紀念堂的慘劇，到較場口的血案，以至新華日報的被打，這一連串的暴行，爲什麼政府當局都不加以制裁？我們羣衆實在不能容忍中國再回到恐怖黑暗的地獄去！

[illegible]的經過，我是親眼看見的，那種慘無人性的野蠻暴行，觀衆們都瞭解是什麼世界！中央社卻把有組織的特務行兇，歪曲為「羣衆」的行爲，把什麼都推卸到羣衆的頭上。

暴徒的暴行 是對人民的挑戰信號

「二·一〇」血案之後，暴徒們又搗毀地搗毀了新華日報的營業部，這是他們一貫的手段，這是對全國愛國人民的喉舌，對誠人民的聲音，阻撓政協決議，破壞蔣主席對人民的四項諾言，是對全中國人民的挑戰信號！

因此，我們要向全國民衆，堅決地要求政府，懲辦暴徒，賠償損失，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的暴行爲。送上國幣二萬八千九百元以作醫藥費用。

任庚　王若汝　蔣結
王一聯　汪岩　孫努
汪一岳　汪古　鄧般
柳吉成　張谷　王子偉
劉克明　李仲董　沈壽

他們竟搗毀民主的號角

從報上知道暴徒在學生遊行的時候，想趁機搗毀報館，於是生而趁機搗毀報館，你們受了重傷，爲令人義憤。

你們從一串打的事實看來，他們在搗毀民主的號角，打傷民主的鬥士。他們在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打消，好恢復他們建立更黑暗的反動統治。但是江山能夠由個人打得[illegible]

我們常說：「……」的世界！他們在昆明打、在成都打、在上海打學生、在滄白堂打李公樸、郭沫若、施復亮先生，在北平打了調處執行部，又打了民主報館……

先生們，你們復仇，卑劣的手段，一切的真理都在人民這邊[illegible]

法外附國幣伍佰元，稍表慰問之忱。

工友讀者胡仲碩

你們的戰鬥力 將會鍛鍊得更堅強

君曼兄：

昨日上午九時半和你暢談，而中午你就受了暴徒的傷害。我在十二時半返家途中，暴徒們已將貴社全毀了。

我一直到今天，總覺憤怒不安，這種憤怒深藏在內心的憤怒，使人們戰鬥力增加無比的堅強。我說不盡內心要說的話，位愛你的先生們早日痊癒。

敬愛你的×××上　二，二三。

李平　超方　等一羣在學青年敬獻

一羣印刷工友 目擊當時特務暴行

幾年來，你們給我們工人們作了喉舌，整天爲我們的痛苦而呼籲，整天爲勞苦大衆伸冤，我們一顆一顆愛護你們的心，並說不出的誠懇，說不出的熱烈！

「二·一〇」，暴徒們以羣衆爲名，搗毀了我們自己的報社，兇毆了我們親愛的先生，我們是何等的痛心，何等的憤怒啊！

我們當時立在對面四分局門口，親眼看見在較場口打兇的一羣大漢，在人公謀橫衝直撞，一口打，叫罵，第一個拿了石頭向底層玻璃打去，第一個像強盜似的破窗而入，在二樓上看見他們下了一火包一大包的貨。一個像有力似的人，也在場的。我們正想阻止他時，發現他屁股上露出一枝槍，知道他也是一個偽裝着力的特務。

這樣，從我們從菲薄的工資裏抽出來的二千元，送給受傷的先生們買點補血藥品，我們希望報社早日恢復原狀。

一羣印刷工友：
陳泰　傅思誠　胡堅　徐青　王一鵬
陳如一　郭羽　趙明杲

劫後

司馬文森

日本警備隊退出饒縣的那一天，我從八十里以外的體岸徒涉地到這個剛光復了的荒漠的城市。沿着向城去的平坦公路，差不多就沒有碰到一個人，偶而也能看到一些牛羣，在公路兩側的草地上吃草。這些牛羣大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瘦弱。敵人佔領縣城六個月，從敵人進城的那天起，由於第一次教訓，牛主人不敢將大意的把它留在村上。牠們都被趕到離村不遠的岩洞裏去。從此，牠們在岩洞裏過着見不到天日的日子，吃的是乾草清水。敵人退出消息傳出之後，農民才趕着去開洞，放出了那被幽囚的牛羣。然而，主人再也認不得自己以前的畜牲了。可憐的畜牲，在陰暗潮濕，和氣息陰森的洞裏，過日子慣了，走出洞來，對着陽光，對着溫暖的大地，它們不慣的閉下眼瞼抖索着，有些甚至於跪在地下不肯起，不肯走。農民們見着牠們，喜悅和悲哀交織在一起，流下淚了。這些牛羣，現在可以再到曠野裏飛馳，呼吸着大地的氣息，陽光照着牠們羸弱的、枯瘦的身體，牠們貪婪地嚼着野地上的青草。……

砲聲和機槍聲，從昨天敵人撤出城那起，就沒有停止過。在離城十五里的指揮部內，我遇到那個聯合團隊的指揮官，他告訴我戰爭沒停止，敵人正企圖沿江突圍，并保有他們沿江放下的幾十船物資。但是我們的團隊聯合保衛着那沿江防線。

『這是一個最後決戰，不是我們把敵人消滅，就是敵人消滅了我們。』

『他們會不會再轉頭呢？』我問。

『有可能，當他們無法通過的時候，他們會回過頭來找出路。』

十五里路只要一小時零二十分鐘就趕到了。一進城，和我首先面對着的，是一片火燒過，以前各行街的兩列木屋子已經不見了，剩下在火燒過，有幾個便衣武裝人員，在城門口，提着槍，在空漠的街上懶散地走着。我問他們是屬那個部隊的？他們懷疑的把我打量着，才答說：

『縣自衞隊。』

『誰帶你們進來？』

『縣長自己。』

『縣長來了嗎？』

『來了。』

『現在在那兒？』

『縣衙門裏。』

我丟開了他們，繼續前進。

街上房子尚完整但門戶大半打開。事實上敵人佔領期間，門戶都已被拆，因此無法不實行開放政策。這使我想起了有一天，我們的諜報員送來一個情報，說敵人規定城中良民，夜間睡覺時，不得關閉門戶，以便皇軍隨時入內檢查嫌疑份子。因而『良家婦女有多人業已被敵於深夜入內姦污。』敵人的這種開門政策，實行得很成功，因此偽維持會的機關報，也不得不頌揚皇軍的『威德』了。『沒有皇軍到來，我們怎能佳得像現在這樣安然，入夜以後，居民均已能做到夜不閉戶了！』我在街中，和在向城的公路上一樣，體味到荒涼和寂寞，我很少遇到活的生物，即使是看家的狗。狗在敵人統制的半年間，已絕了種。敵人雖然並沒有兩廣人的習慣『揚狗吃』，然而他們厭惡中國狗，正如厭惡中國人一樣。一個在敵縣偽維持會當屬員的中年男子，說在公宅中說出：『中國人不如狗！』一個囑席了頂的日本士兵，可以當維持會偉揚頭因，迫叫會中的職員，兩手着地讓他們當馬騎。一個武裝的日本兵，可以隨手刺殺一個對他喝叫的中國狗，同樣也可以用刺刀刺死一個他們認爲看不順眼的中國人，因此中國狗，在這個被征服了的城市，一天天減少下去，絕跡了；中國人也因爲受不了皇軍那種夜不閉戶的『威德』，一天天減少下去，一直減少了只有留在偽維持會工作的人。

偽維持會的機關報又說：『……皇軍統治有份，本城沒有一個叫化子，沒有一個失業的人！』這份偽報並不會說謊，在敵人統治下的這個被征服城市，的確沒有失業的人，因爲全給維持會搜羅去了；也的確沒有一個叫化子，叫化子入城就會突然不見，第二天，他已換上軍裝，抗着槍在街上守衛了！因爲除了失業的地痞流氓之外，沒有人跟偽維持會，肯和敵人合作。在這城市敵人就只統治着這種人，而且用以統治其他良善的人民。

我在坦蕩荒涼的街上，繼續走着，縣府的告示和號召貼滿了牆壁，它勸人民回轉家園，重振家業，然而，沒有人理它，也沒有人懷疑這個號召。三十里外戰鬥還在繼續着，在城中央可以聽見有規律的小鋼砲聲和輕重機關槍聲。民衆在担憂，在迷畏：『敵人會不會再回轉來呢？』他們已上過一次當，再也沒勇氣去嚐受第二次了。第一次敵人來了三天，走了，縣府號召他們回家，說敵人已經潰退，再也不會來。老百姓相信了政府這個號召，從山上，從岩洞裏挑着東西回轉來。可是不出十天，敵人重新出現了，而且出現得那麼突然，以至於縣政府不得不丟掉全城老百姓連夜逃進山，再也不敢出來。這次教訓太過於慘重了，他們忘不了，他們不敢再相信政府了！

在西城門，在一個用磚石砌就的防禦工事，和重疊的鐵絲網下，我看到一個駭人場面。有一羣人，跪着被反綁在鐵絲網的木柱上，被刺刀刺死了。血灑過了泥土，血正發着腥氣。一個頭髮鬍子完全斑白的老年人，張開嘴巴，偶然的向那些屍體張望着，沒有表情的，木然站着不動。

我發覺到，我的突然出現，並不曾打擾這個老者的注意和不靜，他依然站着，一動不動地。我沒有理他，也以同樣寂靜和淒然的心情，凝視着這羣不幸的屍體。終於，我聽見他口中在喃喃的說着什麼，這使我想起了我應該問一問他，關於這羣被殺害的來歷，我向他走去，我對他招呼，我說：

『老伯，敵人在的時侯，你沒有離開這兒吧？』

他一點沒有反應，一動不動的取着原來姿態站着。這使我不得不採取更進一步的步驟，我用手去拍他的肩膊，并重覆了剛才所說過的話。他向我望着，驚呆的，沒有一點表情，到了我把話說完了，才用手指一指他的耳朵，嘴巴又在喃喃作響，重新回過頭去，面對着那羣屍體，和我初來時一樣一動。

『糟糕！』我對自己說，『我碰到的原來是個又聾又啞的人！』

於是，我失望了，我回轉身，并且向縣府方面走去。

縣長沒有會到，却會到林警佐，當我踏進警佐室時，我看見一個中年的鄉下婦人，正跪在門前哀聲號哭。林警佐站在門內，費力的在向她辯釋什麼，看見我到，就同我拉手，并說：

『鄉下女人完全不講理，不要理她，我們進裏面談談。』

『你先回去，我答應把你的話轉告縣長就是了。』他對那鄉下婦人說，便轉身拉我進內了。

我們坐定，他送上煙，又叫勤務倒茶，我才問道：

『剛才那個女人爲什麼跪着哭號？』

『爲什麼，還不是爲我們的那自衛隊……』他嘆息着說。

『自衛隊怎麼樣了？』

『他們奉命來攻城，在離城五里地方，見着一個女人牽着一頭牛走過，硬說是敵人的，把那女人打了一頓，把牛搶去了，帶上來却說是從敵人手上搶到的，那個女人不服，現在來告狀。』

『縣長知道不？』

『縣長很氣的來了一下，又出去了。她沒有見着，只見到我，一定要我發還給她。我有什麼辦法，我是一個警佐，我有什麼權力去管自衛隊。』

『你打算怎樣處理這件事？』

『我叫她直告到縣長那兒去，現在的自衛隊直是太上皇，連縣長都怕他們，這年頭，有槍就霸。』

我們談着敵人的撤退，城市的光復，自衞隊的綁掠，民間的損失，等等，忽然我就談到西城門的那些屍體來，我說：

『那是怎麼一回事？』

『敵人走的時候留下的。』

『敵人幹的，還是我們幹的？』

『自然是敵人幹的，他們在撤退出二小時內從牢獄拖出來幹的！』

『怎麼知道？』

『從我們今早捉到的一個偽維持會保安團分隊長口中說到。』

『到底是一些什麼人？』

『普通老百姓。敵人去打付時捉回來的，他們叫肉票，要罰款的。敵人撤退前兩天還有一百多，大概是來不到撤退的命令後幹的。』

作家的任務

簡壤

現在，和平民主的新時代已經展開了，人民要在新時代裏擺脫苦難與不幸的日子而翻身，所有爲實現和平民主而努力的詩人、作家、藝術家們，面對着人民英勇鬥爭的偉大事業，發出了衷心地歡悅與歌唱！我們爲人民鬥爭的勝利而歌唱，爲民主的澈底實現而戰鬥！我們的每一篇作品，每一幅畫，每一只樂曲，都是點點滴滴爲人民的血淚所浸染灌溉而成！但是，民主正在被污，人民還在不斷地流血，在和平民主的道路上還有着種種的困難和障礙。反動份子們每一時每一刻，都在計劃着種種卑鄙的陰謀，企圖破壞和平，反對民主。他們製造着滄白紀念堂的醜劇，他們毆打北平調處執行部的工作人員，他們搗毀了新華日報和民主報的營業部，他們發出這樣卑鄙的血案，他們無恥地污衊民主的戰士；……他們的行爲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將會把中國引導到內戰和分裂的嚴重局面。今日中國作家的任務，就是要保衛和平，保衛民主，和一切反動勢力進行堅決地鬥爭，揭穿他們的陰謀，向中國人民宣佈他們的罪狀，向世界人民提出正義的控訴！

作家的任務應和人民的民主鬥爭密切結合起來，如果我們不能爭得民主自由的澈底實現，中國的科學技術將永遠不能發展，新中國的文學藝術將澈底被摧殘。我們不能爲反動者所利用，不能讓他們恐怖地摧毀起來，我們要用我們的筆，我們的畫，我們的樂曲，我們的戰鬥的行動，我們的血，在全國各地展開反對法西斯陰謀份子的廣大運動。過去他們流了我們的血，今日還要流我們的血嗎？他們的陰謀在廣大人民的覺醒之下一定要失敗的，我們應當有充分的信心戰勝一切困難，消除前進道路上的一切污穢和障礙，求得民主自由的澈底實現。

民主新中國的遠景已經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了，未來將是人民羣衆的時代，中國的新文化將開出燦爛的花朵，我們將爲人民的齊聲而歡唱，將爲人民的新生而歡樂。

爲了美好的將來，爲了人民科學藝術的發展，我們必須戰鬥，必須勇敢地擔當起保衛和平民主、實現人民自由的偉大任務。

麻家渠村民選舉會

侯唯勤

一

新衣服穿的齊齊整整，
人人臉上掛着笑容。
奶娃們老娘不再拉話；
老婆婆丟了折棉花，
小伙子們把旺旺的煮鍋
從口頭放下。
他們在看誰呀？
常存啟和高芝蘭站在一搭。

常存啟的表情嚴肅，
高芝蘭却是笑嘻嘻。
『咦！
你兩口子又像是結婚嘛
！』
這句話說的人人都笑了
鐵匠口人人都選他
他們白了髮的老媽媽，
在人邊哆笑哈哈。

二

聽，喝他的名字，
李秀英 領了 五顆紅豆
豆，
得滑使得蛋蛋的娃娃，
投了一顆給他的大大。
常存啟摸一下白鬍子：
婆姨沒長顯爾嗎！
你們個投給他……
老年人是猛觀筋嚇，
怕自己人投了自家，

落下一個笑話，
但羣衆鼓掌歡迎，
農會主任的娶親叫好：
『這不礙情面，
推他任自己的老漢。』
『這就是公道，
當然該投票……』

三

這兩位也是羣衆讚頌，
羣衆確定的新代表：
高個子的常增高，
能把大事化成小，
小事一說就沒了。
和氣的常加惠，
送信，來客登記，
好多的工作。
投給他們的紅豆豆，
像泉佛下的水滴，
一顆連着一顆，
一顆紅豆豆呀，
一顆赤熱的心。
大家稱他兩個——
自己給自己投豆豆，
自信能担起這付担子，
爲人民服務的精神實在
好。

附註：此詩所描寫的選舉情形係指最近陝甘寧邊區的選舉。

「我們的隊伍」

王亞平

我們的隊伍，
出現在大地上，
像明麗的彩虹，
出現在天空一樣。

我們的隊伍，
從城市連到鄉村，
從鄉村到曠野，
像通到天邊的大路一樣。

沒有吹喇叭，
沒有喊口令，
我們的隊伍
從灑滿了陽光的路上，
從鋪着石板的路上，
從茁生着野花的路上，
迅速地集合了。

從黑夜用起來的人，
從血泊裏跳起的人，
從枷鎖裏解放的人，
都歡狂地
投進了我們的隊伍。

走在前面的勇士
舉起鮮亮的旗子，
旗子，迎着風濤，
旗子，吸引大家的眼睛，
旗子，號召我們行進。

在路上：
我們斬除了荊棘，
我們踏平了滿壑，
我們清掃了垃圾，
我們撒下自由的種子。

在路上：
我們不醉酒，不談天，
不打架，不唱調情的歌。
我們準備着
擊碎一切橫來的阻力。

我，——大家都一樣，
擔心自己掉隊。

掉隊的人，
有孤獨的悲哀，
有奴隸的身份證
陪伴他死滅。

誰見過勇猛的海燕
成羣地撲向風暴，
誰見過併進的帆船，
黑夜裏駛向燈塔，
——那就是我們行進的姿態。

年青人唱着歌：
『民主，
是我們的法律，
違犯的
要遭受大衆的毀棄。』

老年人微笑了，
發奔起沉重的記憶：
『這不也捉迷藏呵！
要開闢一條大路
人人都拿出點氣力。』

祇有歷史和親，
人類的記程碑，
他探起智慧的筆尖
記錄着
這一段大隊出征的故事。

小孩子們歡了，
爬起來，喚着淚水
帶着一身的土泥，
又擠進我們的隊伍
前進！

我們的歡樂，
是喧鬧的河流，
是咆哮的大海，
是呼號的風雨，
是鳴叫在樹枝上的鳥雀。

沉默的詩人，他想：
『這是寫不成的詩！』
熱情的音樂家，他說：
『這是譜不出的歌曲！』
背着畫板的畫家，他說：
『這是描不完的圖畫！』

隊伍拉長了，
像望不到的天邊，
像走不完的平原，
像射向地面的
一隻飛躍的火箭。

一九四六，二，十，
夜憤而成此詩。

野草的「題辭」

雪峯

魯迅先生的散文詩集『野草』，原來是有篇『題辭』的，而後來的『野草』裏，這篇『題辭』却不見了；『全集』出版時，竟也不見這篇『題辭』的下落，無論第一卷（本書）或第七卷（拾遺）。

然而，『野草』本來是有篇『題辭』的，就是——

題辭

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爲我藉此知道牠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爲我藉此知道牠還非空虛。

生命的泥委棄在地面上，不生喬木，只生野草，這是我的罪過。

野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奪取它的生存。當生存時，還是將遭踐踏，將遭刪刈，直至於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

爲我自己，爲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火速到來。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這實在比死亡與朽腐更其不幸。

去罷，野草，連着我的題辭！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魯迅記於廣州之白雲樓上。

這個『題辭』爲什麼後來會被魯迅先生抽掉的呢？……

我初讀『野草』，本在一九二九年間。但因爲那是在環境的『內地』，新書刑禁，而且路途遙遠，所以讀的却不是初版本便是再版本。那時年青，對於『野草』內含的思想，還沒有理解的能力，但那『點』，不知什麼原故，也許是難而寬懷地看『但我坦然，欣然……』的吧？到是很留下了點印象，一直不曾忘記。後到上海，又讀過三版的『野草』（『野草』每版均有版期，版次、印數的肥獻），那封面已由『魯迅先生著』改書『魯迅著』了，而題辭仍在。還甚不幸與我同『一遭受不幸，入了『三通頭』之類的手鍾，快後流放數年，再歸上海，更買五版的『野草』，展開一看，赫然沒了『題辭』，使我非常地驚奇，想追究究竟是什麼一個因由？對於魯迅先生，這類事是不能不算出的。可是一點可信的理由也不會想出，只好放過。但從此記住：『題辭』之被抽，不始自四版，定始自五版。

後『野草』初版，當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初印一千冊；再版於同年八月，加印三千；封面均有『魯迅先生著』字樣，扉封面套在著『烏合叢書之一』，來附『未明叢刊與烏合叢書』廣告，底面是方形的北新商標，均爲北新之北京版。三版完全改觀，改『魯迅先生著』爲『魯迅著』，其但為時去不欲，當爲北新之上海初版。北新遷滬在一九二七年，『野草』四、五版的是一九二八——二九年間，正是大革命失敗，魯迅先生寓居上海，而當馬克思主義文學運動的潮流，與文學領域上的宗派主義、公式主義（教條）大戰，並創首計劃地介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於中國的時候。

後一點，便是現在我來談這個問題的，重要線索。

不過，先分析『題辭』的內容看看——

『題辭』第二段，說明『過去的生命』已死亡朽腐。這『過去的生命』，自然指的是『野草時代』的生命，就是說，在北洋軍閥黑暗統治下的那反抗掙扎的『游勇』底呼叫，已成爲過去；但作者自已是高興的，因爲那時曾經『活』過，擔負過戰鬥的使命。第三、四、五段，來說明這理由：過去戰鬥，雖小，是作者所拍歎的；但這一點點，也還是曾經過鬥爭，直到現在這樣的戰鬥已成爲過去的時候。而作者仍是高興的。第六、七、八段，說明『野草』可愛，那只能使『野草』產生並又佚它做裝飾（他們並沒有別的『文學』帳）的地面——黑暗者，則是不能饒恕的。並且說了『地火』（革命）即將衝出地面，燒盡這一切！顯然那時『野草』也會同時失去其現實的作用，因爲既是已在催毀了一切黑暗統治的舊社會組，所謂『野草』式的戰鬥了。然而自已也同樣是歡喜的，因爲新的時代要終於到來，毀滅了那般『僵屍的統治』。（他這觀點可參看『革命時代的文學』）第九、十、十一段，則是說明：（一）現在自還不是大時代，但大時代就快來到，現在正是過渡的時候。（二）自己呢？這時也就不能即得到大歡快，將來呢了自己也將毀，（不見得便會被『優待』）不過還是作者的實有，不能扯謊、欺騙、推飾的，故顧於當時感給過去的和未來的作證。（三）而最重要，也還是希望它的『過去』火速到來，不然，倒要證明它先前未曾完成過什麼任務了，——那就更其不幸。

如此說穀，說明魯迅也極少有一切解決問題的因素，便在這裏。

魯迅先生的這一個高興，樂觀，顯然是立即便上了一個大當：『地火』並未作總盡的噴出，而是給出賣了！『過去的』高興，只覺得是可笑的。對於這次的上當，他感到極端的沉痛。（參看『通訊』和『答有恆先生』）『野草』所號召的鬥爭和控訴，決不能就當作『死亡』，因爲產生它的地面，仍舊加倍可惡地存在，但是，這決不是說，如說意以爲，魯迅先生抽去題辭，將再無『生存』的必要；（三）當此，即令自己底還甚過去單身遊大革命在異地（北洋軍閥下）雷門的功績被革命所忽視，也不在乎。於是顯遠着，『題辭』的風格，便是輕快的、熱情的外露，現在魯迅先生晚來的作品中，

的原因，是怕被公開這個說謊。不然，像魯迅先生那樣的人，『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既是錯，不必掩飾，也不會掩飾的。並且，沒有先料到大革命的被出賣，說那一樣，他又不是直接指揮的人，他早先發過警號。（比如『革命時代的文學』）而『答有恆先生』的表載『二心集』，也是鐵證。真正的原因是：既如此，若仍讓『題辭』留在『野草』的前面，將會完全改變它的作品的性質，直接成爲戰鬥的否定和權利接辨的非難。須特別在當時（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國子裹夫正瞧着『革命文學』，而被出賣的『阿斗』則於高處中棄手創業，須化力揭穿這個顯的啞穢。留給『題辭』，將不是自己的坦白？而是對自己人們的前轉甚至非難。這相當生式的坦白，對於寫『處厄設頓應該經行』的先生，是早已深知共黨無假值了的。『野草』仍須生存，仍須戰鬥，抽掉『題辭』，是完全必要且不容疑的。——於是我便這樣想通了問題，一時高興起來，記之如右。

記郁達夫先生

喻世海

『關州八日電：此間頃據瓜州來訊，證實文人郁達夫確于年前在蘇門答臘爲日寇所害，惟其死之時日地點及情形尙未明瞭』，讀了二月十二日重慶各報上這項消息之後，使我感到萬分的悲痛！

記得前年于貴陽得晤滑國炎兄，他是星州剛淪陷時才搭這輪船逃出來的，我急切地向他詢問郁先生的近況，據他說，郁先生的公子郁飛是和他一道逃出來的，至于郁先生行蹤，即于星州將陷落時始覺得一南洋土人所乘之獨木舟向蘇門答臘出走，同時高談先生也是乘獨木舟去蘇門答臘的，我問他以後情形怎樣，他說因爲消息隔絕情況不明，以後我很想設法打聽……郁先生的下落，可是都未能如願。

記憶民國三十年十月，經瓜洲自報徐君濃兄之介紹於星洲日報社晤郁先生，他那時正擔任着自宣聽的中堅，他又是留日的前輩，熟諳日本內情，更諳日本文字，其寫論清偽日本寄出版的報書報誌，以作參考，故其言論悉皆針對日本作家來實而言論開發，故每言必傷敵人之心，尖權民地政府常報郁郁以郁先生言論爲參考，故發其爲日本通，故敵人侯之入骨，非無原因。共對除人政治、外交、軍事、經濟之關心，常爲文予以指導，國內人士均恐郁先生爲文人小說家，而不知其在星洲爲政論家和觀察家也。

提到郁達夫三字，人人均稱其爲頹廢派作家，其實郁先生在那一段生活思想有了最大的轉變，茲錄郁先生當時書於筆者紀念冊之文字以證之：

三百年來士一丘，史公遺愛滿揚州，二月明月千行淚，併作梅花嶺下秋。

上面的詩句，爲郁先生紀念史可法先生所作。

又郁先生感懷詩：

六陵遙拜冬青樹，笑擲乾坤骨肉家。缺有塞光消劍氣，無名旬兆秋笳。朝雲末郡經塵土，場愛新身是棒花。參透色空異境界，一瓶一鉢走天涯。

那時正是王映霞女士與他婚變離的時候，所以同他談論時中亦常露出悽惘之氣，郁先生另外又寫了幾句話：『生國破家亡，我覺只能拚一身功名利祿，不可以存一絲懷念，我從前抱定成見已不覷其他見解，現在總覺其錯誤，因爲友已身也。』看了上面的話，誰能不說郁先生的思想已由頹廢而轉趨積極呢？

郁先生在星洲日報『晨星副刊』任編輯，其時對於星洲文藝界抗敵協會之贊助頗多，還發表一則感言：『各國之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的工作，在本欄已經介紹過許多次了，想讀者總已對這個團有了充分的認識。我們發動的捐助文協款，用以獎助文協的親筆費用：如對海外宣傳，派前線慰問隊與慰勞宣傳隊等的活動。……』

郁先生在星洲熱血青年努力做愛國的工作，及獎勵青年學習寫作國文字的作品，並且常常給許多多無名青年作家刪改文章，使『晨星副刊』在此荒的南洋，成爲肥沃的園地，還育了文藝之花。南洋的熱血青年，總於在敵人的鐵蹄壓迫下，熱心從事故國工作，郁先生的教育和推動作用是不小的。我希望郁先生的靈魂不滅，即使確已被害，他亦可含笑九泉，因他對祖國的忠貞不二，可謂死猶生。

新華副刊